DOI:10.13864/j.cnki.cn11-1311/j.006976

Image and History Depiction:
Research on Artwork Creation Based on the Theme "China Reinstating College Entrance Exam"

图像与历史性叙事
——“恢复高考”主题美术创作研究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 | 赵禹平

摘要：“恢复高考”是新时期以来美术创作中的重要主题。本文从主体（艺术家、观看者）和艺术作品之间的交互关系出发，以社会性记忆的追溯、绘画中的主体阐释性以及艺术意义的昭示三个维度为切入口，分析艺术家如何通过艺术作品对“恢复高考”事件及相关内容的“回闪”，去建构一个追忆过去、充满意义的历史性叙事。

关键词：恢复高考 历史性叙事 阐释 现实

中图分类号：J209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中国非虚构文艺创作研究”（编号：20BZW042）、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艺术提出的重要美学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ZD049）的阶段性成果。

Abstract: "China Reinstating College Entrance Exam" is an important theme in artwork creation in the new era. On the basi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artists and viewers and artworks, this paper analyze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recalling the past, interpreting main bodies of paintings and showcasing meanings of art, how artworks under the theme of "China reinstating College Entrance Exam" and relevant events provide a meaningful history depiction that looks back at the past.

Key words: China reinstates College Entrance Exam, history depiction, interpretation, reality

对历史记忆的追溯、对过去重大事件的重新塑造，无疑是一种经久不衰的创作手法。1977年的“恢复高考”，作为改变成千上万人命运的一件重大事件，是中国现代教育史的转折点，有论者称其为“个人和民族的‘诺曼底登陆’，中国青年的复活节”[1]，“它是一段值得珍藏的历史，是一种历久弥新的记忆，是一个永留史册的传奇”[2]；“……高考制度得以恢复，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都是重大的，中国由此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3]，由此，“恢复高考”也很自然地成为美术创作中的重要主题。以罗中立《趟过那条河》、隋思敬《融雪1977》、徐文华《晨》等为代表的“恢复高考”主题美术创作，既包含艺术家独特的创作视角，又具有建构历史性叙事的意图，艺术家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呈现、图像叙事的构建，将富有意义的社会性事件的现实性、艺术性以及阐释性融为一体。当“恢复高考”被编码（encode）进艺术作品之中，再现手段会继续影响相关评论，而对艺术作品与画家主体之间的交互性进行关注便成为必然。本文从主体（艺术家、观看者）和艺术作品之间的交互关系出发，通过符号叙事学理论，以历史记忆的追溯、绘画中的主体阐释性以及艺术意义的昭示三个维度为切入口，分析艺术家如何通过“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去建构一个追忆过去、充满意义的历史性叙事。

一、历史记忆的追溯：过去与当下的深度对话

在以“恢复高考”为主题进行创作的美术作品中，对人物形象的回忆式再现，是对历史重大事件和时代精神的追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再现，是以新形式或新视角与过去旧形式旧现象之间展开的多层次对话。“在文化或社会记忆中，新现象并不意味着旧现象的完全取代，因为新现象、新形式总是保留着旧现象、旧形式的某些潜在部分，并与旧现

图1 罗中立《趟过那条河》油画 63cm×81cm 1986年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2 徐文华《晨》油画 225cm×115cm 1978年

图3 刘孔喜《青春纪事之二十四——1977，我的高考》坦培拉 99.3cm×149cm 2016年

图4 贝家骧《昨天、今天、明天》油画 95cm×110cm 1984年

象、旧形式保持着一种辩证关系。事实上，新现象、新形式可以从旧现象、旧形式中诞生，旧现象、旧形式本身在更早的时间点上代表了新现象、新形式中的潜在形式。”[4]这实际上是以一个变化的视角在看待这场现在与过去的对话，这也是此类作品进行历史性叙事的基础。罗中立的《趟过那条河》（图1）就是开启1977年“恢复高考”与当代文化进行交流的钥匙。画面中背着背篓的两个孩子在河中，河水已经快淹没他们的膝盖，男孩一手按住帽子，一手扶着女孩，俩人就这样互相搀扶着蹚河。罗中立用隐喻的方式呈现着历史和过去的承接，蹚河虽也吃力，但孩子却并未放弃，他也一直秉持着走上“恢复高考”之路即是踏上了公平正义之路的观点，这条河隐喻了攻坚克难的历史境遇，人物形象亦隐喻了拼搏的一代人，而蹚河这一行为可作为高考的转喻。正如罗中立所说：“炎炎暑热，1977年那场冬天里的高考更令我们铭记……这是一次充满感情的回望，每一位讲述者的高考故事，是个体生命的刻度，也是我们社会不断前行的映照……今天，我们一起关注身处大时代的一个人，共同感知，中国梦在我们身边的真实生长。”[5]艺术家们通过美术作品展开历史性叙事的同时，是处于已有的环境进行对过去事件的解读和阐释，其中必然包含着双重的理解。因此，“恢复高考”主题美术创作是对历史事件的追忆，而这种追忆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这种对话体现在三方面，即对过去的展现、现在源于过去的体现以及融合历史和当下的现实感。

第一，过去无法被替代，现在是对过去的展现和研究，这种展现既有对人物形象的直接展示，也有对特定场景的描绘。徐文华创作于1978年的《晨》（图2）赢得广泛关注，刚刚恢复高考后的上海图书馆门口，一位年轻姑娘等待着图书馆开门，斜靠着墙边看着手腕上的表，透露出焦急的神情。徐文华联想到在众多为争得阅览室一个看书席位而早起出发的青年中，他也曾是其中一位，而他笔下的姑娘在“恢复高考”的时代召唤下“苏醒”，在“晨光”下静待图书馆开门的时刻。《晨》中属于“恢复高考”时代的20岁出头的学子，是过去那一群等候在图书馆门口青年男女的代表，过去也蕴藏着属于现在的求知精神。同样，刘孔喜的《青春纪事之二十四——1977，我的高考》（图3）也是特定场景（雪地）、特地形象（参加高考的学子）的展示，隐喻着以画中人物为代表的中国莘莘学子。对历史记忆的追溯，不仅表现为对某一人物形象的展示，有的还表现一个场景。隋思敬的《融雪1977》画作展示的是高考放榜时的场景。画作中，红衣女孩开心地奔向张开双手拥抱她的父亲，蓝色外套的中年男子则笑着挥舞手臂，画面右下角是一个绿衣女孩伏在自行车龙头上低头啜泣。隋思敬通过这一场景的展示使得1977年“恢复高考”画面呼之欲出。再如李树基创作于1979年的《队长应考》，展现了“恢复高考”后人们的学习场景。画面中，钻井队队长手摸下巴认真思考着考题、年轻工人围坐一旁关注着答案，这一场景使那段学习热潮背景下属于每个人坚实的“应考”精神跃于眼前。

第二，旧内容潜在于新现象之中并被艺术家以新形式新视角展现，即对“现在源于过去”的体现。贝家骧创作于1984年的油画《昨天、今天、明天》（图4），虽然展现“今天”却也融合“昨天”，重构了“恢复高考”对学子们的深刻影响。贝家骧的画作以颇具新意的视角展现了大学课堂一景，体现了一种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性及由此形成的整体性。画作标题作为一种指示符号，呈现了他试图表达的内涵，即：昨天，人们奋斗在自己的岗位上；今天，人们回到教室、在大学课堂里认真求学；明天，踏入社会的学子们还要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另外，学子们同时望向黑板所在的方向，窗外阳光洒进教室，照耀着每一个人物形象，他们都流露出坚定的目光和思索的神情。当然，画作表现的不仅是课堂上专注听讲的孩子们，还透露着“恢复高考”时一代人渴望知识的目光，昨天的坎坷、辛勤和今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天的机遇、拼搏以及对明天的憧憬都交织在温暖的画布上。

第三，历史和当下的交互融合不止于物理现实的呈现，艺术家通过作品连接不同历史时期，是在构建属于中国人的现实感，这种现实感正如贝家骧的《昨天、今天、明天》所表示的，是一种融合过去、现在并怀揣对未来期待的综合性感觉。“恢复高考”主题美术是通过刻画活跃在历史中的人与事，制造出一些连续性的视图效果。贝家骧的《昨天、今天、明天》、罗中立的《趟过那条河》、徐文华的《晨》等作品，虽然并未呈现一些叙事序列，但正是对单独的个体经验的暗示，才使得画面投射出艺术家自身的记忆，如罗中立所塑造的蹚河前行、踏上求学之路等事件的生动呈现，同时，这些具有体验感的画面又承载着艺术家对过去经历的回溯、对未来的期许，形成完整的叙事效果，促使观看者内心产生连续性的反应。根据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观点，“即使是最消极的经历，也不仅涉及对过去的保留，而且还涉及对未来的默契预期或他所谓的维持”[6]。人们有能力去体验，并意识到什么是“现实”。当艺术家将“现实”通过绘画的方式提供给大众体验时，用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话来说，他们就是“跨越了未来和过去”[7]。这些“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中的自行车、河流、融雪、图书馆大门以及教室等基本的素材配置，构建了作品的基本背景，使得作品呈现出融入记忆的真实感和现实性。即便是那些困苦的回忆，也是构成观者进行审美的基本要素。在日常的生活中，人们通常都非常明确地通过参考过去的经验，去设想未来，并将当下视为两者之间的通道。在人们的经验范围内，遇到的任何事情都将成为人们的计划、期望和希望的工具或障碍。不管“生命”可能是什么，那些已发生过的事情，几乎都不是孤立事件，而会以新形式中的新元素身份而连续性地存在并影响人们的内心体验。

二、绘画中的主体阐释：艺术家与观看者的互动

绘画中的历史性叙事建构，不止是关于历史和过去的对话，还包含艺术家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是对“恢复高考”背景下人物、生活故事展开视觉性的叙事建构，它不同于一般的文本型历史性叙事，观看者并不会通过视觉形象的呈现进而去了解过去事件的真实情况，追究作品是否真实地还原当时场景或作品是否忠实于人物形象性格本身，抑或是深究故事与文献的关系。在“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中，具有类似经历的人对“过去”所赋予的意义和真实的信息是同等重要的，作品都是由生活故事的亲历者或感同身受者通过情感的、相关的、比喻的生产来构建的。因此，艺术家对他们所经历的故事或他们所认知的“恢复高考”的理解和阐释，是艺术表达中必然包含的。由此，艺术家和观看者之间的关系对作品的阐释与被阐释便产生了有意义的影响，表现在作品中就是主体赋予作品阐释性。

一方面，艺术家不止是“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的完成者，他们还肩负着历史事件阐释者的身份。艺术家的创作既来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又与自己过往的生活紧密相连。“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正是从艺术家的记忆出发，以“恢复高考”的历史事件为切入点，又通过艺术家自己的阐释最终得以被呈现。由此可见，以这样的方式“创作或谈论现实生活并不仅仅是再现生活；它是围绕着作者或说话者对自己生活的理解而构建的”[8]。那些在张安朴的《书籍是知识的窗户》（图5）、王海鸥的《恢复高考》、曾正明和潘家俊的《挽回失去的青春》（图6）、魏紫熙的《恢复高考》（图7）等“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中被呈现出来的人物、事物，不再是沉思、匿名和客观的形象，艺术家赋予的阐释也使得“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及作品中的人、事有了独特特征：它们是由艺术家主观思考、融入情感后积极创造而来的。实际上，即使是年轻观看者也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这些了解历史的艺术家的目标和抱负、观点和价值观，富有意义的作品就不会产生。那些艺术家所创造的作品虽然依赖于特定的时代，但作品所关涉的历史文献已经不是那个时代、那时和那里的文献，而是此时此地包含了艺术家观点的视觉文献。因此，“恢复高考”主题美术类作品不仅告诉观看者过去的事情，还述说着过去是如何影响着现在的。正因如此，艺术家们很清楚他们在建立一种解释，他们确定自己在创造过程中阐释者的位置，就如历史学家在接受采访时候说的，“如果历史学家要在他们自己的采访基础上建立一种解释，他们就必须非常清楚自己在创造过程中的地位”[9]。由此艺术家才构建出一个融合自己主观阐释、个人世界观的艺术作品。

图5 张安朴《书籍是知识的窗户》宣传画 78cm×53cm 1983年
图6 曾正明、潘家俊《挽回失去的青春》油画 95m×98cm 1979年
图7 魏紫熙《恢复高考》中国画 47cm×25cm 197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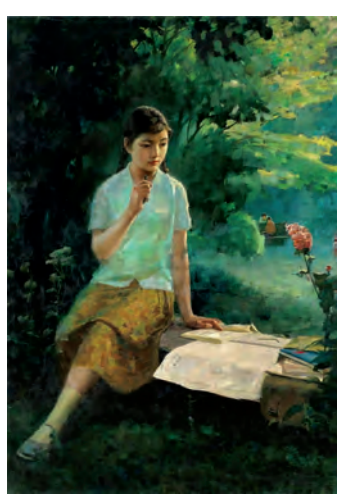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通常而言，“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中艺术家对相关社会背景的揭示，给予了观看者情感产生的语境，其中也自然包含艺术家对历史的认知与表达。曾正明和潘家俊于1979年所创作的、获第5届全国美展3等奖的作品《挽回失去的青春》，描绘的正是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3届初、高中学生们，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抓住这个机遇、重拾课本，就连怀抱小孩时也认真学习的动人场景。显然，艺术家所使用的标题《挽回失去的青春》和抱着孩子的父亲、洗衣的母亲同时望向父亲手里课本这一行为形成呼应。艺术家在此通过一个家庭的设定、父母学习场景的刻画，暗示着恢复高考对他们人生的重大影响，已经逝去的机会被重新拾起。陈丹青说：“东方人懂家庭，懂家庭里人与人的关系，会有种新的角度去拍。”[10]正如艺术家会以家庭为对象描绘“恢复高考”给他们带来的影响，表现着父母一辈对重获教育的渴望、对知识的尊重。

不难看出，创作“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的艺术家往往也作为自己作品的叙述者和阐释者，通过自己的视角将富有社会性和解释性的记忆表现出来。正如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曾说的：“记忆过程的意义在于其建设性、社会性和解释性。社会等级在记忆中是可见的。叙述者选择最适合他们的经历的特殊表达形式。叙述对听众的意义对传统的保存和叙述都有根本的影响。”[11]在“风生水起逐浪高——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长三角美术作品展”上，张安朴的《书籍是知识的窗户》体现了改革开放对艺术创作无论是思想还是形式语言的解放，以及艺术家的创新构思。在色彩斑斓的知识海洋中，青春少女明眸闪亮，对新知识充满企盼与渴望。这是对国家“恢复高考”的肯定，以及为青春少女能够重获教育的欣喜；人们通常以眼睛比喻心灵的窗户，而书籍则作为知识的窗户，艺术家以此透露出知识丰富内心、促其面向新生的决心。吉传钊、于福堂创作的木版年画《恢复高考》（图8）上还赫然写着宣传标语“热烈欢迎参加一九七七高考的战友”。画面中，左上角的学生们正在答题，左下角的三个女孩在分析试卷，右边的学生们正在聊天，他们中间的男子左手拿着试卷、右手悬空，仿佛是在谈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画面呈现出恢复高考时欢快的学习氛围，这些包含社会历史意义的因素（如“恢复高考”的字样、带有历史时代感的穿着等）是明显可见的，同时也折射出人们所关心的时代焦点。艺术家对学生形象的阐释正是通过他们积极讨论、兴高采烈的神态凸显出来的，从而也带来这样的信息：“恢复高考”影响的不止是个别人、一群人，更是他们面对生活所呈现出的积极态度，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所需要的积极健康的力量。同样表现这种学习场景的还有孙为民所作的油画《山村小学1980》。画作中，最前面的三个小孩伏在书桌上，桌面上是书或练习册，他们有的握笔凝思、有的伏案答题；后一排的小孩坐在石墩上看着书，还有小女孩伸出手指、仿佛正在做着算数题。渴望、兴奋、认真以及未来命运的转变等内涵，正通过那些可见的符码被提喻出来，表达着艺术家对知识的渴望、对教育的重视以及对国家的信任。

图8 吉传钊、于福堂《恢复高考》年画 45cm×29.5cm 2020年

图9 李树基《校园的早晨》油画 147cm×117cm 1978年



另一方面，观看者的存在，使得艺术家与观看者之间形成了开放性的所指关系，即艺术家在意的是自身所作的阐释，而观看者则带着自己脑海中的声音甚至联想，对作品进行阐释。如王大同1979年创作的《雨过天晴》，明朗的色彩映入眼前，清新的白色和玻璃窗反射进的湛蓝天空，激发了观看者萌动的心；少女站在矮凳上，倾斜着身体，擦拭着面前的玻璃，顿有涤荡心灵之感。所谓一代人萌动的心灵，便是观看者从作品背景及艺术家对“雨过天晴”的阐释中领悟到的。在“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的每一次传播中，艺术家都设定了意图定点，既可包括自己的人生经历、图画创作的背景，又可包括自己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和对那个时代最有印象的人或事。艺术家将这些内容以绘画的形式提供给其他人，由此开始了传播游戏。在这场游戏之中，他们彼此交谈，艺术家和观看者双方都涉及自己所处文化背景下一个复杂的对话，绘画在此既形成一场对话，也是一场表演性的事件。无论是如《希望》中孩童背影的呈现，还是如张安朴《书籍是知识的窗户》中指示字符和图像字符的呈现，其中都蕴含着艺术家面向公众的阐释以及观看者自身的理解与重新阐释。

此外，艺术家是在一系列社会文化约束下、依靠传统的讲述故事的方式和习得的回忆进行历史性叙事建构的，这也反映出其与观看者之间开放的交互关系并不会形成无限多的声音。艺术家进行创作时对历史性叙事的建构，既依赖“恢复高考”相关历史的片段式记忆，又如上所分析设定了特定的意图定点。因而，在同一文化规约下的观看者，亦会受社会文化和共享的历史背景影响，在获取艺术家阐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释的同时进行自己的阐释，此时两者的对话达成一种相互理解的默契，不约而同地给出近似的答案。如《雨过天晴》里描绘的新生活，正是当时中国人所普遍期待的美好愿景。这是艺术家王大同和观看者共同的回忆和期待，作品表达的也是社会群体对未来生活的信心。1977年恢复高考后，知识青年在校园中学习、思考，李树基1978年创作的《校园的早晨》（图9）正是将停笔思索、手翻书本的女学生形象，配以明媚的夏景跃然于观者眼前，形成主体间的共感体验。“改革开放——中国美术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周年美术作品展”中张法根的作品《希望》，也有同样的期待。画作中，农地上的三个女孩抬头望着天空，天空一片湛蓝；远处还有桥梁、城镇，都预示着改革开放之后希望的冉冉升起，孩子们对希望的憧憬也预示着他们可以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在这里，孩子背对观看者，顺着孩子们望去的方向，观看者可以看向画面的远方，那便是孩子们憧憬的未来，是他们迈向新时代的希望。希望、未来，也不再只是艺术家在“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叙事建构中所表现的内容，更是以艺术家为代表的群体所阐释的美术作品中的基本内涵。这意味着，即使是以个人经历建构叙事的艺术家所看到的现实，也不再是个体的现实，而是群像的现实，作品所表达的也具有群像共享的艺术意义。

三、群像的现实：象征意义的昭示

“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中，无论是以个人经历叙事为依据的带有回忆性质的图像叙事，还是以表现群像回忆的图像叙事，它们都把观看者带到了一个公共场域。用本雅明的话来说，“经历过的事件是有限的——至少局限于一个经验领域；一个被记住的事件是无限的，因为它只是在它之前和之后发生的所有事情的钥匙”[12]。正如本文第一部分所分析的，“恢复高考”主题作品既不局限于过去，也不止是表达当下，当下的创作也只是提供一些有利于理解作品的锚点，它打开或提供通往未来和过去的通道。艺术作品提供了一种延伸到未来的结构，它赋予了每一个发声的音符独特的意义。因此，“在我们的经验中，现在和过去的形象是未来的功能”[13]。艺术家通过叙事方式的变化，在以视觉性的历史叙事引起人们兴趣的同时，也引发人们对图像内容的关注。通过双方交互性的阐释，人们进一步了解：这些历史给现在带来什么？艺术家的目的是什么？人们又如何超越传统地去看待过去的事情并努力捕捉全部的意义？人们是否要去反驳一些偏见，还是要传承一些价值观、态度和思想？这些都不只是面向个人的问题，更是面向群体的问题。因为艺术家一旦采用美术作品构建视觉性历史叙事，它便不止是个人的，还包含文化内涵、形象共鸣和意义共享的社会性现实意义。

图10 程丛林《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油画 170cm×412cm 2009年

（一）面向群体的一种文化建设

“恢复高考”主题美术的叙事建构是面向群体的一种文化建设。这些作品主要表现了大众共享的生活现实，引起人们共鸣。的确，并不是所有的历史追忆都有必要采取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那种从外部观察事物的态度，美术作品的观看者作为阐释者也是群体的参与者，人们对自己所属群体的实质性理解可能来自对参与的意义的反思。实际上，在社会生活中，一个人在何种程度上参与体验和参与活动，这些体验和活动的能动主体或许不是他本人，而是群体。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在包括“恢复高考”的重大事件中，个人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将个人的经验和行为融入了一个更大的主体群像中，个人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如2022年“百年江苏”大型美术精品创作工程作品巡展中谭雷鸣的《恢复高考》，表现的个人既是社群的一部分，更是时代的一部分；程丛林的作品《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图10），描绘的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一群大学生参加夜读的盛况。画作中，教室里座无虚席，孩子们挤在教室里，炙热的天气与燃烧的热情交融在一起，他们憧憬着高考，即使挤不进教室，也要坐在窗沿、站在窗边、挤在教室门口，加入夜读的队伍。这是一组群像，一排排的学生密集地坐在教室里，他们每个人都参与夜读，没有人是焦点，也没有人不成为焦点，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部分，缺一不可。“每个人都是一副充满渴望的，无比认真的眼神，整体营造出一种当时青年尊重知识、渴望知识的精神面貌。即使将时间拉回到今天，在高考前的高中教室里，学生们依旧是这副紧张认真的模样”[14]。文化建设并不一定只是用指示性语言做宣传标语，如《夏夜——恢复高考的日子》，作品中群体形象与当下高考生的群体形象都是“恢复高考”下的代表，这种夜读的盛况、座无虚席的场景，显示着中国文化教育的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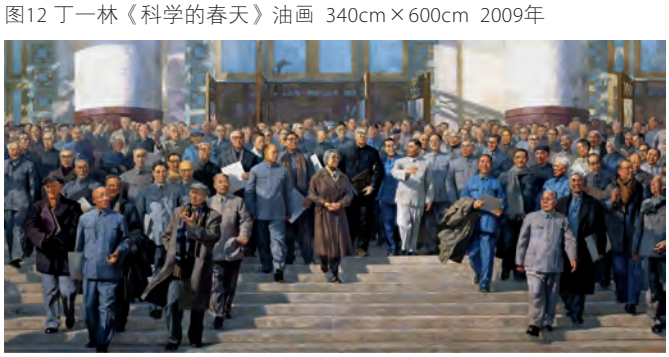
在图像历史性叙事的建构过程中，历史故事不再是文化宣传的一个简单来源，艺术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关键的创造者和历史的解释者，这种历史性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11 王海鸥《恢复高考——公元1977年中国高考报名现场纪实》油画 110cm×200cm 2006年

叙事的构建更应该被理解为一种关于“我们”的集体性的文化建设。对待历史记忆，艺术家总会试图解决有关叙事的问题：在绘画中图像结构、记忆、情感和叙事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可以从研究历史性叙事中得到什么。“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的重点不仅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还是如何在视觉化历史重大事件和构建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将一个有意义的过去的叙述创造为优秀的艺术文本。探究历史性建构真正的问题，不仅仅是过去与现在、艺术家与观看者之间的关系，还关乎这些关系能告诉我们过去历史的特征与细节。2020年7月10日“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天津市美术网络主题作品展（一）”中魏志刚的作品《难忘的1977年——恢复高考》，便描绘了一场“恢复高考”时青年男女参加高考的盛况，考生手里握着准考证，挤在桥上桥下，拿着喇叭的工作人员维持着考场秩序，考生们在朝阳下前进着，脸上或洋溢着欣喜、或关切地看着手表、抑或贴耳交谈着考题，处处体现出“恢复高考”顺应了群体对知识的渴望、对人才的认可，提供了公平良好的文化建设环境。艺术家乐于以这样的现实主义手法，关注个体生存，在记录大时代的同时，也表现了大众生活与社会变迁的交融，他们“关注大众生活与社会变迁，紧扣时代脉搏，以朴实而真诚的笔触，描绘小生活，记录大时代”。[15]再如王海鸥2006年创作的入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油画《恢复高考——公元1977年中国高考报名现场纪实》（图11）中，一大群青年男女背着斜挎包涌入高考报名现场，人们或看着公告栏上张贴的通知，或低头告知报名信息，个个面露喜色……这些“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都是群体热切心情的反映，也是对“恢复高考”政策下教育事业欣欣向荣的写照。

图12 丁一林《科学的春天》油画 340cm×600cm 2009年



（二）象征符号的形成及意义表达

“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的叙事建构，融合了图像语言与艺术家的情感、精神。那些画面中所表现的事件和形象被创造者转换成艺术语言，使得人们的兴趣集中在这一个具有视觉性的图像叙事中，并专注于某一符号。当然，通过图像叙事表达人物内心便是面对阐释群体表达内心语言，并用视觉性的直接感受影响受众，所以油画家杨飞云会说：“这个体验一定是能够引起共鸣的体验，如果是不能产生共鸣的个人体验，即使你的体验很深刻，也是没有价值的。”[16]叙事和精神内涵的融合，促成了作品当中承载价值观、思想的符号被观看者领悟，每一个独特的符号都显示出价值。那些创作出“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的艺术家，作为人们生活中的参与者和代表者，他们将一些权威的或主流的观点和思想融入叙事中，形成承载情感、价值和思想的符号，影响着观看者对现实的理解。艺术作品的成功也在于此，它们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活动，也不仅仅是对事件的叙述，还是塑造意义的符号行动，尤其是塑造具有精神内涵的象征符号。

基于此，“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通过叙事性展示历史事件，塑造群体参与的真实性情感，以至不断重复象征符号以提炼文化意义。这些作品所使用的叙事语言是一种视觉性语言，它以不同于书面语言（尤其是科学话语）的方式描述现实。一般的历史性叙事对现实的描述是系统或科学的，基于论证的、有序的、批判性的。然而，主题性美术作品所记录的故事往往是由生动的人物形象和神态表情所组成，具有反思性和修辞的，主要表现出创作主体或以其为代表的群体对特定事物、特定时代事件的评价和感受，画作背后所反映的也往往具有比较主观的、有明确喜好的立场。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修辞格中表现力最强的是象征。象征是在文化社群反复使用，意义累积而发生符用学变异的符号，其意义往往是比较抽象而难以说清的精神”[17]，在“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创作中，情感评价、精神特质和象征性描写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对真实发生的事情有着不同的看法，但这些阐释都相应地参与进情感的、基于历史的叙事系统中。

丁一林，作为擅长以叙事性语言表现人物细微生动的内心活动的当代油画家，也曾将“带有希望的春天”塑造进油画中，他2009年创作的油画《科学的春天》（图12）便反映了邓小平主持召开的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这幅画以人民大会堂前的台阶为背景，画面中的邓小平站在中央，边上站满了当时中国著名的科学家，包括华罗庚、陈景润、钱学森、王淦昌以及钱三强等。丁一林在这里以春天为基调，而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刚刚摆脱厄运的广大科技工作者、研究者身穿那个年代特有的蓝灰色中山装，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前，共商中国科技的未来大计，笑容绽放在他们饱经沧桑的脸上。美术界有人这样点评："这幅画画面构图饱满，气势袭人，表现出了改革开放给科技工作者带来的乐观开朗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这既是科学的春天，也是祖国的春天。"[18]"春天"这一意象对中国而言本就具有特殊的内涵，而以科学为核心的"春天"正昭示了科学工作者们对改革开放新局面满怀希望和信心，"春天"因而衍生出更多的内涵，融入科研人员更多的情感，象征新阶段的开始。而"我的高考"似乎也和"融冬""迎春"成为了密不可分的整体。

在"恢复高考"主题美术创作中，象征符号是艺术家和观看者对现实世界的希望与情感的投射。艺术家通过对作品的创作，将象征符号投射入艺术世界中，它们关联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对过去意义的解读、对自身的反思。众多"恢复高考"主题美术作品都是从现实世界出发，用自己的方式和视角表现文化内核，那些累积起来的意义又反过来丰富人的记忆，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意识将两个或多个符号连接起来，形成累加的效果。这种累加的符号活动能够形成和丰富人们的记忆，这种重复的符号活动形成的记忆是意识与意义世界发生关联的最基本方式"[19]。我们知道，艺术与其他非艺术的事物的最本质区别在于，从艺术的符号属性可以窥探艺术与社会其他文化要素之间复杂紧密的关系，从而分析出艺术所承载的情感与思想。如韩黎坤《新篇章》中的"新篇章"、罗中立《趟过那条河》中的"河"、张安朴《书籍是知识的窗户》中的"书籍""窗户"，以及贝家骧《昨天、今天、明天》、隋思敬《融雪1977》等作品，把"恢复高考"这一重大事件中的"教育公平""知识改变命运""柳暗花明"以及"期待希望"等一遍遍提起，而正是一个又一个作品对那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精神的重复叙述，使得那些具有重大价值的再现体，通过意义的积累而成为象征符号，并仍旧延续着。

结 语

1977年的"恢复高考"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史的转折点，推动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以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同时，"恢复高考"还不断地影响着中国的教育活动、艺术家的创作活动。艺术家以"恢复高考"为主题进行创作，往往通过不同视角、不同记忆线索、不同风格，对"希望""春天""未来""知识"等象征符号的予以提炼和使用，投射出对中国教育事业、中国文化建设和青年未来的信心与期待。很显然，这些作品是打开过去的一把钥匙，是连接历史、当下和未来的桥梁；这些作品将过去与现在深度融合，形成艺术家与观看者有效的交互关系，并在主体阐释中建构着有意义的现实，引起群体的共鸣。总之，"恢复高考"是一个时代印记，它强调了社会群体对人才的尊重，强化了人们对知识的重视，鼓励着人们通过公平竞争改变个人命运。正是这些观念和信心的确立，促成了"尊重知识、教育公平"等社会主流价值观的确立，也推动着艺术家对"恢复高考"乃至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深入思考。

注释

[1]陈建功、周国平等：《我的1977》，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年版，第48页。

[2]刘海峰：《1977年高考：一次空前的招生考试》，《教育发展研究》2007年第Z1期，第1页。

[3]《壮丽70年滨州成长足迹：1977年恢复高考，重启机会公平之窗》，滨州网，2019年8月14日。

[4]参见Ju.M.Lotman&B.A.Uspenskij, *The Semiotics of Russian Culture*, Ann Shukman (ed.), *Michigan Slavic Contributions*, No. 11,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84, pp.4-28.

[5]罗中立：《罗中立忆1977年高考：那年我趟过人生中最重要的河》，央广网，2017年5月24日。

[6]Edmund Husserl, *The Phenomenology of Internal Time-Consciousness*, trans. J. S. Chur-chill,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4, p.40.

[7][13]David Carr, "Narrative and the Real World: An Argument for Continuity", *History and Theory*, Vol.25, No.2 (1986):117-131.

[8]Philippe Lejeune, *On Autobiography*, trans. Katherine Lear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9, pp.70-73.

[9]Marja-Liisa Keinänen,"'Many a Time Blood Has Flowed in Northern Finskoga':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ethnic conflicts in Forest Finnish popular historiography", *Suomen Antropologi*, Vol.32, (2007):1-59.

[10][16]皮金灵：《"一九七八——中央美术学院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油画班同学毕业三十年展"研讨会》，《中国艺术》2015年第4期，第85、89页。

[11][12]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s: Essays and reflections*, ed. Hannah Arendt, trans.Harry Zohn,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8, p.86, 202.

[14]苍旬：《恢复高考：时代的拐点》，《艺术品鉴》2019年第22期，第149页。

[15]陈畏：《改革开放40年油画创作：感受历史的温度》，《光明日报》2018年11月13日。

[17]赵毅衡：《论艺术的"自身再现"》，《文艺争鸣》2019年第9期，第81页。

[18]张苇柠：《伟大的转折，科学的春天》，《解放日报》2018年5月11日。

[19]张骋：《从共现到重复：从符号现象学论"电影影像生成性"》，《符号与传媒》2019年第1期，第34页。

(C)1994-202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